

丁子著

# 刹那芳华

天上的爱情  
会疼吗  
听到爱情  
在说话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北京市东城区图书馆



90294637

刹 那 芳 华

宁子 著



I247.7

3176

华文出版社

RH-15/08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刹那芳华/宁子著.一北京:华文出版社,2003.8

ISBN 7-5075-1532-X

I. 刹… II. 宁…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66477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http://www.hwcbs.com.cn>

网络实名名称:华文出版社

电子信箱:hwcbs@263.net

电话:(010)66058809 (010)8308666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天津市蓟县宏图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880×1230 32 开本 5.5 印张 110 千字

2003 年 8 月第 1 版 2003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印数 0001—8000 册

定价:19.80 元

## 作者小档案

赵海宁，笔名宁子。B型血、射手座的女子。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出生于驻地青海省的国防科委八一二二部队，并在那儿度过了童年。之后随父母回到鲁西南的一个小城，开始长大。一直是那种很平凡很平凡谁也不会留意的孩子。二十岁时不知道口红的正确涂法，之前没有穿过高跟鞋。

1996年春天在生活杂志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以后自己的文字风格逐渐成型。大学选修国际贸易，毕业后以写字为生。有大量作品问世，发表在可信手拈来的生活杂志上。文字多与爱情、亲情有关。

生活在别人的城市，从五年前到若干年后。

喜欢一切温暖的东西：朝南的阳台。褐色的藤椅。缓慢的音乐。手写的书信。棉布衣裙和牛仔裤还有电话里没有见过面的女子的声音。

喜欢自己笔下的女子，她们大多不漂亮但有一颗坚持的心。性情，自我，善良而真诚。懂得爱与被爱。不迷恋网络。

真心地珍爱很多人的文字。相信有一些文字只关于心灵。

一直想去西藏，带着在大西北生活了二十年如今已经年过六旬的父母。然后为当了三十年兵的爸爸写一本书。

最爱的人是已经去世的外婆，所以1996年冬天在记忆中刻骨铭心的寒冷。

因为一直拥有家人的爱，承认自己是个很富有的人。





## 目 录

|                     |     |
|---------------------|-----|
| 爱情就是空气和水 .....      | 1   |
| 契约 .....            | 9   |
| 欲望密码 .....          | 19  |
| 爱在冷春 .....          | 29  |
| 一个人的地老天荒 .....      | 41  |
| 爱情 ATM .....        | 49  |
| 家宁的眼泪 .....         | 59  |
| 小蝶的春天 .....         | 69  |
| 梦断阑干 .....          | 77  |
| 天上的爱情会疼吗 .....      | 85  |
| 情敌 .....            | 95  |
| 你可以为我保守秘密吗 .....    | 107 |
| 半张纸币和相隔十年的爱情 .....  | 119 |
| 一颗心怕孤独,两颗心怕辜负 ..... | 129 |
| 疼痛的蝴蝶痕 .....        | 139 |
| 你不是渡我的佛 .....       | 147 |
| 听到爱情在说话 .....       | 159 |

# 爱情就是空气和水

则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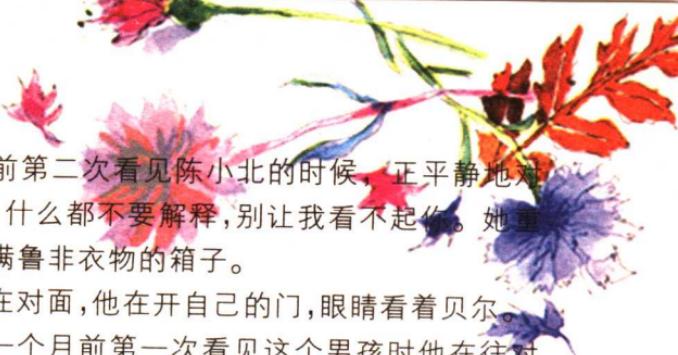
我知道了，爱情就是空气和水，否



爱情像在  
春天花开时节一样到处都是



那种只属于春天的花



贝尔在门前第二次看见陈小北的时候，正平静地对鲁非说你走吧，什么都不要解释，别让我看不起你。她重重地放下了塞满鲁非衣物的箱子。

陈小北站在对面，他在开自己的门，眼睛看着贝尔。

贝尔记起一个月前第一次看见这个男孩时他在往对面的房子搬行李，箱子、电脑好像还有一株很大的植物和一条白色的西施狗。

现代都市的楼群里，一个人可能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的邻居是谁，也许刚刚见到，他就会搬走了。

鲁非也是那时候搬过来的，在三年零八十七天的恋爱跑步后，贝尔终于答应了鲁非。

以为是一个新的开始，却没想竟然是结束。第二十九天的晚上，贝尔出差回来时，打不开自己的门。里面反锁着。

钥匙掉到地上的时候，贝尔就想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敲了敲门说鲁非我给你十分钟从这儿消失，否则我报警。

十分钟后贝尔再回去，门很轻松地打开了。

那天晚上贝尔睡在沙发上，睡前吃了一片安定。如果想象注定会痛，贝尔在任何时候都选择把悲哀即时枪毙，然后用时间消磨最后的痕迹。

第二天早上贝尔起床收拾房间和鲁非的东西，发现他带的最多的竟然是袜子。贝尔苦笑了一下，了解一个男人三年多的时间太短，但二十九天却已经足够了。

鲁非走得和来时一样快，陈小北还没有开他的门。和贝尔不同的是，陈小北是坚信可以打开的，只要把钥匙对好。

贝尔的眼睛飘过去说，看别人分手是不是很过瘾。

是。那个男孩飞快地说，你早就该跟他分手了。

贝尔愣住了，那个男孩二十多一点的样子，也算不上

旁观者，却竟然是清楚的。

然后陈小北的门开了，他闪进去，他的小狗却叮叮当当地钻出来，于是他又探出来，揪回用红丝带扎了两只辫子的小狗说我叫陈小北，它叫陈小东，我们是你的邻居。

贝尔笑了一下，转身进屋，眼泪就噼里啪啦地下来了，它们是无论如何没有办法省略的，三年爱了一个这样的人，不哭还等什么。

### 第二章

日子努力恢复正常，不是忘掉鲁非有多难，而是久了，他的存在成了一种习惯。

鲁非一直没有向贝尔做任何的解释，贝尔想他终归还是了解自己的，在这一点上，绝对没有余地。爱情不是空气和水，没有了不能够生存，所以不需要抛了自尊去维持。

有一天贝尔和陈小北在他们楼下的咖啡屋里喝咖啡时就是这样对陈小北说的。

陈小北看着贝尔，他说原来你真的是一个不够成熟的人，你能够离开他是因为你爱得不够深刻，或者你根本不爱。

爱情就是空气和水，不是的就算不上爱情。

陈小北一脸的自信一脸的诚恳。

贝尔把手中的杯子放下，陈小北你今年几岁？

二十二。陈小北也放下手中的杯子，你如果用年龄来衡量这个问题，更加证明你还幼稚。

贝尔笑了，不再同他争执。这段时间不知怎么和这个男孩熟悉的，他敲门借CD、借插座、借玻璃水，然后还CD、还插座，还新的玻璃水外带一盒干花，那种淡紫色的玉三。

后来陈小北就偶尔会带了陈小东来玩。有时候也一起吃饭。

陈小北在“网星”做设计，是这个城市最大的一家网

络公司，可是他放在家里的电脑，却只是用来听歌的。

他是个小男孩，和他一起可以很单纯、很快乐。陈小北年轻的眼睛里没有欲望，没有隐藏，在这样的眼睛里游弋很安全，也很放松。

贝尔一直这样看，在她和陈小北之间，有着人类最本真的、没有任何形式也不可能有的情感。直到情人节那天，贝尔回家时，看到放在门前的百合。

去年鲁非用了九十九朵玫瑰示爱，攻破贝尔最后的堡垒，女人致命的弱点是以为花是真的，所以相信它代表的一定就是真的。

百合和玫瑰，又有什么不同，而且，陈小北。贝尔摇摇头，不可能的，这一直不是和爱情有关的一件事，一直都不是。也许十年后陈小北会是一个成熟优雅的男人，可现在，他还只是个大孩子。

陈小北在门前出现，穿一套灰色的西装，一改往日闲散的模样。

贝尔看着他，然后看着他手臂里的花，她说陈小北你确定你要说什么。

我确定。我从十六岁开始就确定自己要做的每件事都是正确的。

这个男孩对一切的回答永远是斩钉截铁。

但是，贝尔继续看他，爱情不是一个人的事。

那么你也确定你一点都没有爱我。陈小北也看贝尔，眼睛丝毫不眨。

我也，确定。

贝尔转身打开门走进去。说再见。她关上了门。

忽然就没了，那种单纯的、轻松的日子。

为什么非这样不可呢？贝尔想连那样的日子也是偷来的，鲁非留下的痛还在，有了空隙就会钻出来，现在连

偷来的那点快乐也没有了。

没有也没关系，只要陈小北放弃。

可是贝尔很快发现陈小北情人节后所保持的沉默根本不是为了后退。他沉默着在贝尔回家的时候站在楼下，跟在她后面上楼，不管多晚。沉默着把一束一束的百合放在贝尔的门前，沉默着，让年轻的一张脸瘦削出日渐清晰的轮廓……

贝尔也沉默着，沉默着踩着楼阶一步步不回头，沉默着收起所有的百合花插在盛满水的瓶中，沉默着不看陈小北固执的年轻的脸……

然后那个晚上回家，贝尔意外地没有在楼前看到陈小北高高瘦瘦的身影，却在住处的楼层，看到灯光里，陈小北正在管理员的监督下用刷子粉刷墙壁，斑驳的色彩中，整面墙壁上都是还没有隐退的几个字：贝尔，我爱你。

贝尔看着陈小北，他的西装上已沾满白色的涂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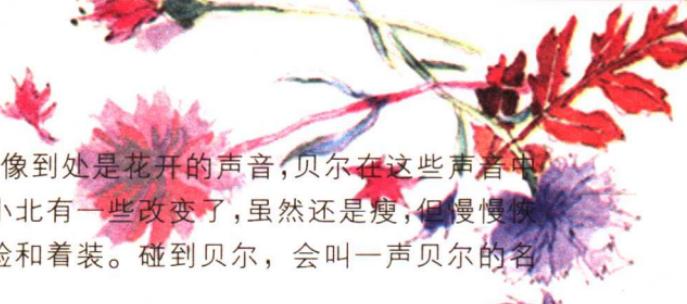
管理员看着他们两个人。

贝尔说陈小北你听着，现在我不想谈恋爱，即使有一天我想了，要爱的那个人也不会是你。从现在起你不要再打扰我，否则我搬出去。

陈小北终于安静，静得如同刚刚搬来时的样子。有时候，陈小东还会突然跑出来用爪子扣贝尔的门，然后就被陈小北悄无声息地抱了回去。

最后的百合枯萎了。贝尔扔掉它时，心里忽然酸了一下，她一丁点都不想伤害这个男孩，可是除此之外，又有什么办法呢？她不能够，给他爱情，连接受都做不到。那天的话虽然有些伤人，但是真话。

贝尔不会去爱陈小北的，根本不是爱不爱，而是不会让这件事发生，他那么年轻，才二十二岁，谁又知道他以后的改变呢？而贝尔已经二十五岁了，二十五岁的女子不会再爱一个未知了。



春天了，好像到处是花开的声音，贝尔在这些声音中依然沉寂。陈小北有一些改变了，虽然还是瘦，但慢慢恢复了最初的笑脸和着装。碰到贝尔，会叫一声贝尔的名字，然后笑。

然后有一天，贝尔看到陈小北和一个青春亮丽的女孩笑着从陈小北的屋里走出来，女孩怀里抱着陈小东，她说放心吧你，我会好好待它的，比跟着你还幸福。

陈小北摸了摸陈小东的头，说你要听姐姐的话，要乖。

贝尔笑，他们同时抬起头来。

陈小北一脸沉静，陈小东满眼热情，只有女孩的脸，在最灿烂处忽然停顿。

贝尔点点头、开门、回家。

爱情像在春天花开时节一样到处都是，他们应该是迎春了，那种只属于春天的花。

那个女孩，那个傻女孩，贝尔想为什么要充满敌意地看着我呢？我不是她的敌人，因为还没有开始我就知道我不是她也不是所有年轻女孩子的对手。

常常会听到陈小北的屋子里快乐的音乐和女孩子的笑声。

贝尔在那段时间忽然迷上了看一些简约的情感散文，发现在那些轻灵的文字里原来真的隐藏了生命和爱情最真实的东西。

那个暮春的周末从早上就开始下雨，雨不大，零零星星地打在窗上。

贝尔躺在床上看一个西安的女孩子写的一本散文。这样的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男孩爱上一个女子，因为他的年少，女子始终不相信他的爱情，最后男孩遭遇了一场车祸，醒来后对女子说，为什么不试着爱我，趁我活着，趁我青春年少……

听着窗外的雨声，贝尔心里忽然有些恍惚，她想起陈小北，想着那个过去的冬天和他的沉默、他的百合、他沾满涂料的西装。

可是他，还是那么快就移情别恋了，年少的爱情，用什么保证呢，生命能够吗？

贝尔合上书，觉得该起床了，应该换一件靓丽的衣服出去走一走。

起的时候，门铃响了。贝尔疑惑地裹好睡衣，走到门前。拉开一道缝看到的竟然是那个女孩，那个几天前对自己横眉冷对的女孩。

贝尔用最快的速度套上衣服和女孩一起往楼下跑，头发都没有梳理。

怎么会，陈小北这样快乐健康的男孩会有心脏病而且还是先天的。贝尔听到女孩说，他已经不能再拖下去了，他必须做手术。说他在手术前想见你一面，说我们做了好多年的朋友，他是个从小就很认真很固执的人，他对你的心愿从来就不是玫瑰只是百合……

贝尔没有再让女孩说下去，只是拼命地想怎么会这样，怎么会呢？这是生活不是散文。然后贝尔就感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痛，没有来处，只是瞬间就袭遍了全身的每一寸肌肤。

在医院的大门前，贝尔忽然站住了。陈小北，那个将处在生死关口的男孩，自己应该对他说什么呢？是哪样一句话呢？

我知道了，爱情就是空气和水，否则就不是真正的爱情。

还是，让我开始爱你吧，趁我们活着，趁我们，青春年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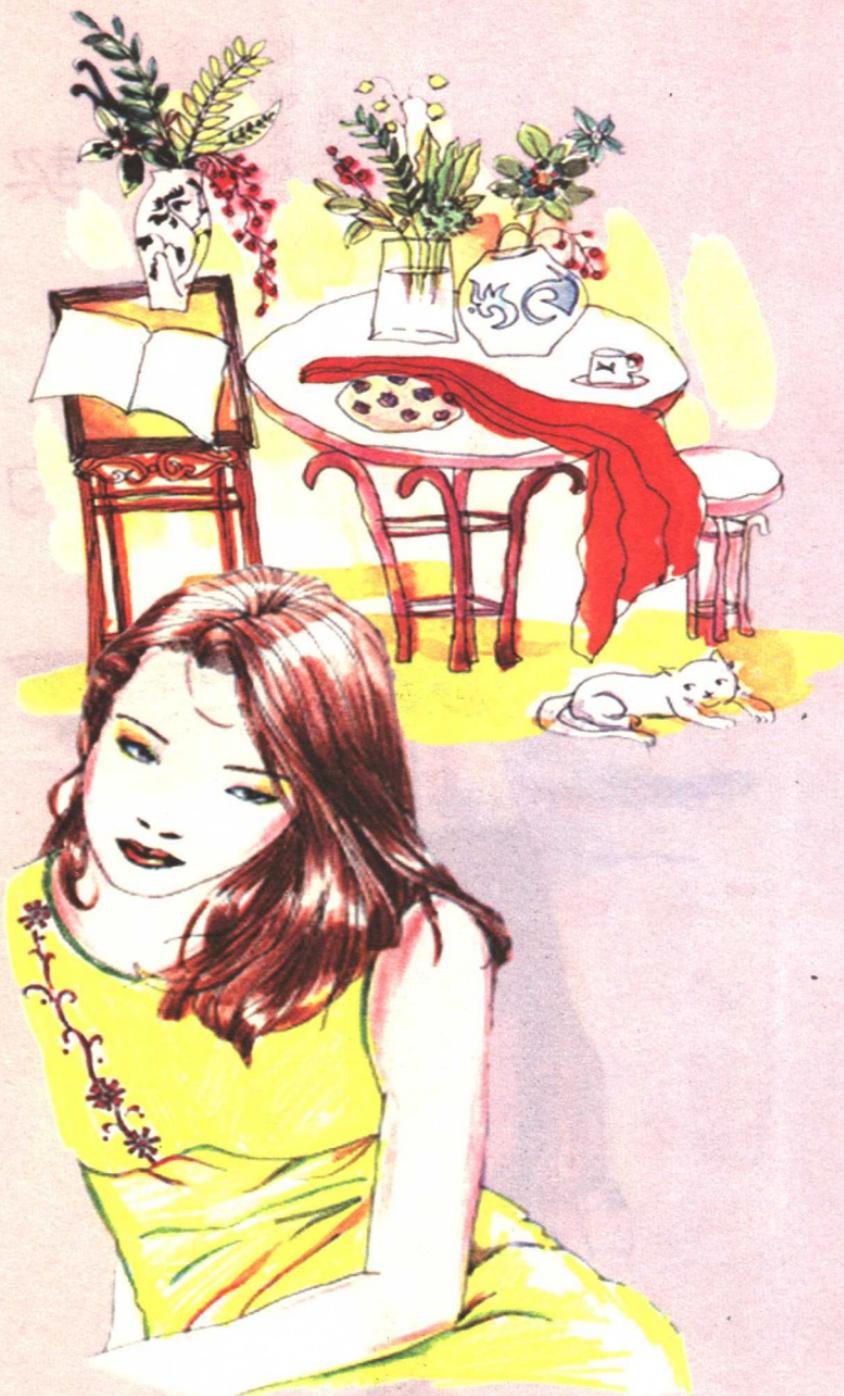
贝尔的眼泪就一颗颗下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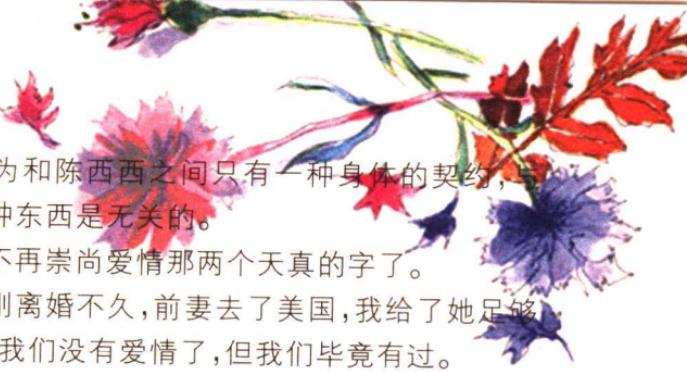
# 契 约

个美丽的结局

的女孩子，为什么不能给她一个  
你，她谁都不会再爱了，那么好  
他说，现在我把西西还给







我一直以为和陈西西之间只有一种身体的契约，叫做爱情的那种东西是无关的。

我已经不再崇尚爱情那两个天真的字了。

那时候我刚离婚不久，前妻去了美国，我给了她足够的钱，虽然她说我们没有爱情了，但我们毕竟有过。

于是放弃。

单身的日子很贵族，慢慢地也很寂寞。

九月是个很好的季节，我在一本旧杂志看到这样一句话，对于水瓶座的男人，本月会有颇多桃花运。

第一次见到陈西西的时候，九月已经过去大半了。那天早上我去到公司的时候，走过人事部的门前听到一个女孩和负责招聘的梁似乎在争吵，因为业务的拓展公司里需要增加一些人，争吵却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我停下来，我听到梁说，征聘启事写得很明白，你的确没有工作经验。

我也没有婚姻经验，是不是就不能够结婚。女孩说，你是这样认为？

我笑了。推门进去，正撞着女孩子不屑一顾的神情。

陈西西并不是个漂亮女孩，一副皮包骨头的身材，留了细碎的短发，没有化妆，眼睛也是细细的，很倔强的唇，我想起林忆莲的模样。

她和梁一起看我，我说我来回答你刚才的问题，婚姻和应聘，相对于经验来说，恰恰是完全不同的结果。

教条，这么教条的公司，不来也罢。

她抓起桌上的个人资料转身就走，目不斜视。

我唤住她，我说我可不可看看你的简历？

她说不用看了，二十多年除了读书我没什么别的经历。

以后就会有了，我看着她，说你被录用了，你的资料

应该留下来存档。

陈西西的工作是策划，她的适应能力和悟性都极好。我有些格外的留意她，我承认陈西西不是一个容易引起男人胡思乱想的女孩，可她身上总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征服我，让我有想靠近的欲望。冬天的时候，陈西西那副薄弱的身材裹在毛衫里有种楚楚动人的模样，她的头发长长了些，散散的，很慵懒地贴在她极具个性的脸上，而我单身的日子也只剩下了寂寞。

年末，陈西西完成的一项策划在大连分部实施，并不必要去的，我却忽然想和她一起飞一次。

陈西西说好啊，然后订机票，收拾行李。

我是第一次看到陈西西穿短裙，驼色的羊绒质地连身短裙，外面，乳白色的“思凡”大衣，长及脚踝。走动起来，年轻修长的腿就不经意地裸露在深冬的阳光里。她的脸上极细致地化了相衬的妆。

陈西西原来是美丽的，她的美丽与众不同。

陈西西在飞机起飞的时候闭上眼睛，她说你知道吗这是我第一次坐飞机。我看她长长密密的睫毛覆下来，又静静的跳跃，伸出手，握住了她交叠在膝前的手指。

那一刹有种蓄谋已久的感觉。

陈西西转过头来，她细细的眼睛里凝聚了一种透明的惊悸，她并没有收回手，手指在我掌心里动了动又安静了，眼睛里的惊悸散开，依然透明的，是弥漫在我和她之间的空气。

我的心忽然就在上万米的高空停滞不前了。我想起听到的陈西西的第一句话，我发觉我是从那时候就对这个女孩有预谋的，那种男人对女人最简单的预谋。

我如愿以偿，在酒店客房温馨的灯光里，我用最男人的方式将陈西西据为己有。很久没有过那样的缠绵了，我恨忘情。